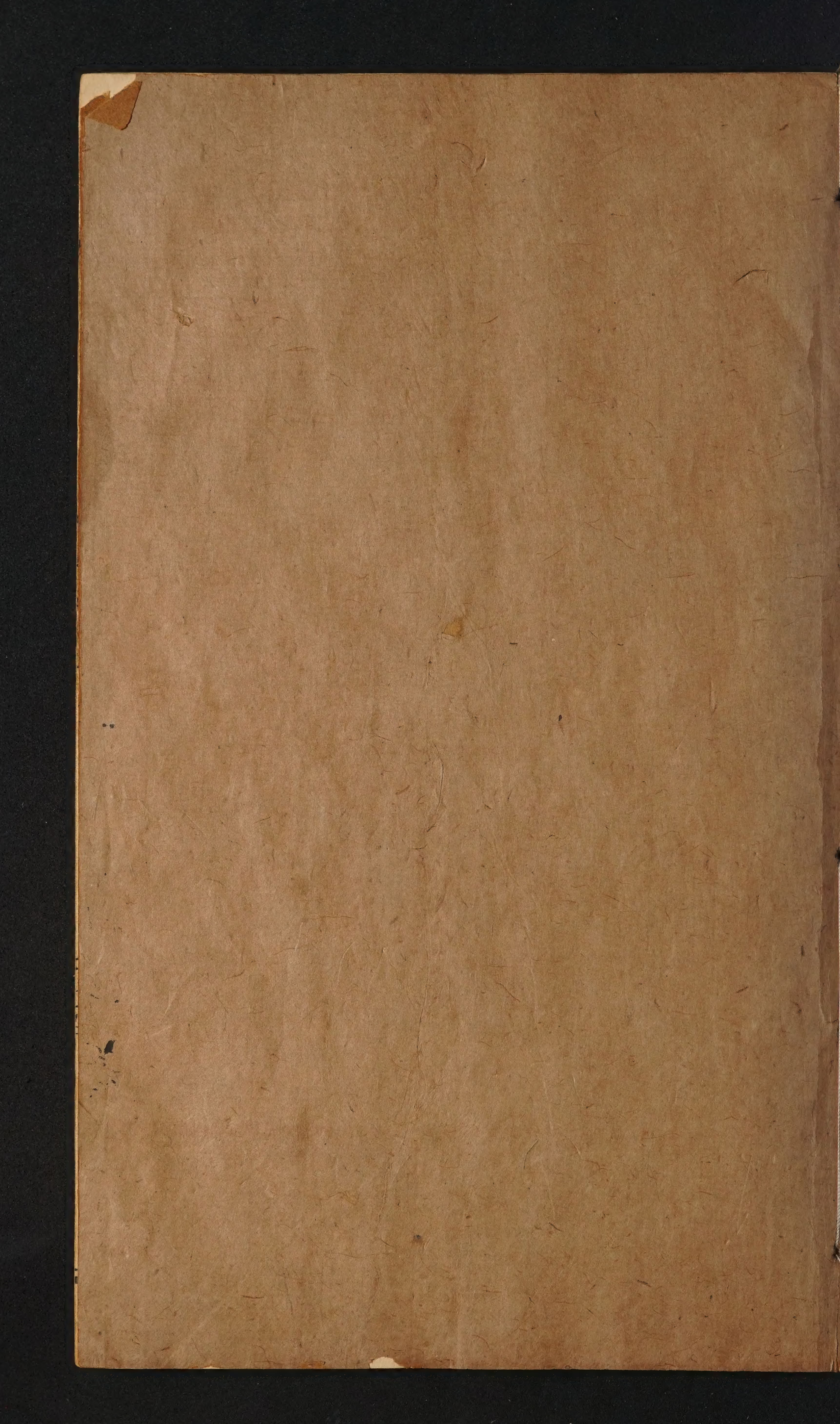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莊邑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魯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茲尤數畔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春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哉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巳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

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

乗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

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

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

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

之麑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

衣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

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黒色
素衣麑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
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
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
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黄衣黄冠而祭息
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内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轄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君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
殿上攺求我廡中
曾晳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
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
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
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
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晳是時有
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

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為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己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己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節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眞佛言眞如道言全眞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此二字爲學只要還此本體

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
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外家
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䟽目妄
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
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魯襄公十九
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
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
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
於北杏終於葵丘爲十一會或曰不取
北杏陽穀始於兩鄄終於葵丘爲九會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

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

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

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玉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

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

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

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狗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
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
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
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
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
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裯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鬬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麄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鬬知報復亦謂之鬬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

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

張字子夸荀况以比孔孔子言其行與孔

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八

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

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日所

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逮肖者且七十今

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絏之辱又言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驚蟄而呴也謂震爲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呴

朝哅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哅
哅多在朝不在夜耳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
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皐陶
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
尤渾然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
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
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
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
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
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
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
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
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
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
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
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
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
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
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
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

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興賢而斜不肖耳况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
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
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
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狥人欲
汨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
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
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
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
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
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
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
不覩不聞愼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
戒懼愼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
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
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
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

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
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
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
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
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
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

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
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
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
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叙祖宗之昭穆堂下叙
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叙昭穆都是
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叙次非漢儒言之
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却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

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尚易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因而商熾羑里縶而周昌勾吴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

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

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

惟有爲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

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

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

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

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
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
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
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
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
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
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
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
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
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
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
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
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
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
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
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
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兒錯徃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又分臯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攺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怪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攺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愼徽五典不可徑分

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
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
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
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
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
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

帝不然又問衆擧縣以尚才也帝又不
然必至擧舜孝友乎人尚德也故云禪
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
道干百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
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
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擴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
常洪範彝倫即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
爲四人不數稷契臯陶仍舊職者而并
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
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臯陶而以
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臯陶字

寅賓出日春分之早旦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
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
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
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
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
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

有觀亳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
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
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
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徃書序升陑升者下向上陑是山阜之
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陑在
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陑向北渡河
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
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
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
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
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

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朡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爲黃鐵與此不同葢古金銀銅鐵皆號爲金釋器黃金曰盪其美者曰鏐白金曰銀其美者曰鐐是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有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之贖

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朴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

走供救日倉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庾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倉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余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又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
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
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
子入於舂槀謂從坐而没入縣官也孔
以孥戮為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即萊
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
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

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
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
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比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祭註以為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巳卯伐商乙酉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言卷上終

